



【名家背影】

冯其庸： 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

□马瑞芳

冯其庸先生驾鹤西去，他在文化史留下的空白没人能填补。

冯先生学问博大精深，我感触最深的是：红学海洋浊浪翻时，冯先生像定海神针。

有种奇怪说法，研究曹雪芹家世、《石头记》探佚等，叫“红学”，研究《红楼梦》不叫红学，叫小说学。如果说什么是红学还算学术争论，几十年来，红学界出现更多的是非学术争论，如，编造曹雪芹“遗诗”、曹雪芹谋杀雍正、太极《红楼梦》、程前脂后说等。冯先生把这类“研究”叫做“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喧闹”，认真拨乱反正。冯先生在1994年莱阳红学会致开幕词：“对于种种歪论，我们不能退让，我们要为真理而争，要为扫除谬论而争，要为广大青年读者、为广大读者群不受蒙蔽而争！”我保留着冯先生在会上应我请求写的诗：“岂能伪造脂斋笔，竟敢来偷梦阮魂，真假是非随口说，脂评程刻未窥门。”

2005年刘心武“秦学”热播，秦可卿是废太子女儿，贾元春原型先侍废太子再侍乾隆并告发曹家隐藏废太子之女，是重要立论。冯先生旗帜鲜明地说，刘心武的讲解跟《红楼梦》没关系，充其量只是“红外乱谈”，所谓“秦学”根本不能成立。“信口乱说怎么能称为学问呢？我觉得播放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

如何正确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冯先生身体力行做出榜样：知人论世、注重文本。冯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从康、雍、乾三朝历史和曹家几代人的经历，论述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和可用资源，剖析《红楼梦》的思想性质、现实意义。《论庚辰本》、《再论庚辰本》对《石头记》版本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打蛇要打七寸，牵牛要牵牛鼻子，冯先生研究的都是《红楼梦》根本之根本。

冯先生考察国内外各种《红楼梦》版本，特别是曹雪芹逝世前最完整重要的庚辰本，

将庚辰本作为红楼梦研究所注释《红楼梦》底本。这本书发行近五百万册。

冯先生重视评点派，他认为，评点派对中国文化有贡献，他们使用的评点方式现在仍有价值。冯先生呼吁当代《红楼梦》研究者和《红楼梦》爱好者不要把清代评点派丢掉了。除《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之外，冯先生穷数年之功出版《八家评批红楼梦》，红学研究者一卷在手，清代主要红学点评观点都在掌中。研究者可以借鉴前人已评点出的观点，参考评点家评《红楼梦》的角度，也可以避免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笑话，不至于把清代评点家早就说透的事当作新发现招摇过市。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是冯先生多年研红专著、论文、考证的集大成。这部160万字的皇皇巨著出版于2005年，冯先生当时已逾八十高龄。此前数十年，冯先生已对曹雪芹生平、时代背景、家庭影响，对《红楼梦》版本、思想、艺术、清代评点派做全面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沧桑历尽的冯先生依托可靠版本，依托数十年积淀，在红尘渐远的岁月，静下心来，逐回逐句评点《红楼梦》。全书前边有总导读，书中有针对某一段落的眉批，有针对《红楼梦》词句的正文下双行批，有回后批和总评。三种评批方式结合，几乎将《红楼梦》边边角角都扫到。冯先生的评语，既可以说麻姑掷米，粒粒皆为金沙，也像老吏断狱，针针见血。比如第十九回回末评：

“‘玉生香’为宝黛情柔意密而又天真无邪之一段最纯朴文字，其情在有无之间，亦黛玉一生中最为欢畅无愁之时，文章如春花之烂漫，如秋月之朗洁，具无限缠绵之意，有有余不尽之妙。”

“本回数段脂砚之批，实为中国最早之典型论，然脂砚早于马克思、恩格斯整整一个世纪，是诚可宝也。乃竟有人以为脂砚并无其人云云，听此荒论，能不令人抚然！”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

令人爱不释手，它是大学者造福亿万读者的大学问！是红学大家泽被后辈红学家的真学问！

红学与“鲁(迅)学”并列当代“显学”。冯先生继北京大学吴组缃教授之后接任中国红学会会长。从此，冯先生跟他研究多年的唐玄奘有了相当可比性，他虽然不披袈裟，却总得给中国红学会、给全国红学家化缘。

《红楼梦》名气很大，红学会却没钱。开红学会得“找钱”。冯先生是大才，也是全才，诗、书、画、摄影俱佳。在我印象中，有好几次红学会，是靠冯先生的“才艺”才开起来，他要贡献出自己的书法、绘画作品，才有地方拿资助，红学会才能开。

1992年在扬州开国际红学会，会上向每位红学家赠送一个紫砂壶，上边有冯先生亲笔题字“红楼梦长”。朱淡文告诉我：大家拿到的壶，都是冯先生一一亲笔写后拓上去，壶与壶之间的“红楼梦”是不一样的！冯先生写了多少个“红楼梦”？将近五百个！数倍于参会红学家人数。因为得送给为红学会出力的人，还有不需要出力却什么也能要的人，包括冯先生的字和画。

这些年我参加多次红学会，回头想想，冯先生为大家开好会，即使没“舍身饲虎”，也得“割肉饲鸽”呢。

三十五年前我到南京参加红学会，马国权师兄和我跟冯先生合影，我笑称“四马同槽”。三十多年，冯先生对我的提携，数也数不清。他出砖头厚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亲笔题字寄来，连包裹单都亲自写；找他要诗画配，二话不说，两张；请他给题写书名，《马瑞芳读红楼梦》龙飞凤舞的题字几天寄过来；我写长文《刘心武“秦学”始末》请冯先生指正，他亲自修改并加写一个段落，还打电话叮叮又叮叮……多么可敬可亲的红学前辈啊。

冯先生，我们永远记着您！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窥海斋】

鸡的贡献

□林少华

鸡年，买鸡画挂历。雄鸡昂首四顾，母鸡低头觅食，上端印有几行字——“古人云：鸡有五德，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默颂之间，心想古人果然厉害，寥寥数语，出自何等境界、何等襟怀、何等情思！而这“鸡文化”落到今人手里，统统沦为超市里的标签：香酥鸡、麦香鸡、鲜香鸡、白斩鸡、坛子鸡、厨王鸡、竹筒鸡、烤童子鸡、巴子爇鸡、叫花子鸡，还有什么山德士上校肯德基……较之古人，雅俗分明，高下立见。就说这鸡年吧，鸡眼巴巴熬过一轮十二载轮到自己了，却也没捞到半点好处，除了在电视除夕节目上以剪纸形象一晃露几次脸，还不照样在餐桌上任人戮食！至于五德云云，更是无人记起。

而在古代，除有“五德”之誉，鸡在文学中也是饶有兴味的形象。如《诗经·王风》：“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郑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陶渊明：“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梅尧臣：“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韩元吉：“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对鸡的唱晓之德更是不吝笔墨：“不为风雨变，鸡德一何贞。在暗常先觉，临晨即自鸣。”(唐·李频)“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天晓啼一声。”(唐·崔道融)

不过，相比之下，鸡的贡献其实更为现实。在乡下，猪、狗、鹅、鸭未必户户都养，但鸡却是家家都有的。多则一二十只，少则三五只，或啄食于门前，或穿梭于田垅，或栖息于树荫，与人朝夕相伴，点缀寻常风景。在我老家，过去女人坐月子，无非老三样：鸡蛋、红糖、小米稀饭，主角是鸡蛋。左邻右舍，亲朋好友送礼(名为“下奶”)，往往送二三十个鸡蛋。是鸡、鸡蛋使得穷苦产妇虚弱的身子得到最低限度的滋补，使得嗷嗷待哺的贫家婴儿得到赖以活命的乳汁。可以说，鸡、鸡蛋为我们民族的代代繁衍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八口之家，一月掙四十几元钱的父亲远在百里之外，家境相当贫寒。有时因没钱买猪崽而养不成猪，几只鸡成了家中除人以外的唯一活物。五更睁眼，偶尔听得太公鸡嘹亮的长鸣划破只有五户人家的小山村那满天星斗的清冷冷的夜空；午间打盹儿，常常被刚下完蛋蹿出鸡窝的老母鸡那报告“我下蛋了”急切切的叫声吵醒；日暮时分，有时会见到领一群小鸡崽的母鸡在山坡松树林里发现食物时自己不吃而“咕咕咕”叫来鸡崽争食的情景。

当然，记忆最深的还是鸡蛋。那时，鸡蛋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艰苦岁月，人有时都吃不饱肚子，匀不出多少粮食喂鸡，鸡自然生蛋不多，五六只鸡，一只鸡一年也就生三四十个蛋。去掉留给来客人时用的和腌咸蛋的，就所剩无几了。荷包蛋只能在感冒发烧或肚子痛的时候吃得，煮鸡蛋一般也只有过生日那天尝到。唯其如此，生日早上醒来突然发现枕边有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时的惊喜那才真叫惊喜。至于咸鸡蛋，冬天实在没菜下饭了，母亲才会小心翼翼从坛子里捞出六个煮了。六个咸鸡蛋，六个小孩。没有第七个蛋，母亲自己没有。渐渐懂事以后，想到母亲日夜操劳的瘦弱身体和几乎持续整个后半夜的咳嗽声，我就谎说自己不爱吃蛋黄硬夹到母亲碗里。后来上了初中，来回步行十七八里，母亲时不时瞒着弟弟妹妹们炒个鸡蛋或煮个咸鸡蛋放进我的饭盒。书包里有了这样的饭盒，即使漫天飞雪或刮风下雨，上学时那八九里路也一颠一颠走得特别来劲——我就曾经是那样一个乡间少年。

如今，餐桌上鸡有了，鸡生的蛋有了，但那种感觉没有了——真正的鸡已经远去。想到在城里长大的下一代将来有可能体味不出“鸡声茅店月”的情境，心里就泛起一丝悲哀。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